

长篇历史小说

明朝末帝朱由检，在即位之初便励精图治，清理了大患魏忠贤，国民振奋。在与努尔哈赤、皇太极的后金对峙中，年轻的他中了反间计，屈杀了忠臣袁崇焕，使大明陷入被动。明、清、顺三足鼎立，你我

崇祯皇帝

他和和打打，大内倾轧频仍，内耗不息，境外迷局难测，险象环生……失守皇皇江山，身处泥潭难以自拔，面对残局，无力回天的他，最终走上爆山的不归路。

王占君·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长篇历史小说

明朝末帝朱由检，在即位之初便励精图治，清理了大患魏忠贤，国民振奋。在与努尔哈赤、皇太极的后金对峙中，年轻的他中了反间计，屈杀了忠臣袁崇焕，使大明陷入被动。明、清、顺三足鼎立，你我

崇祯皇帝

他和和打打，大内倾轧频仍，内耗不息，境外迷局难测，险象环生……失守皇江山，身处泥潭难以自拔，面对残局无力回天的他，最终走上煤山的不归路。

王世贞·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崇祯皇帝/王占君著. -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13. 2

ISBN 978-7-5080-7348-4

I. ①崇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92877号

崇祯皇帝

著 者 王占君
责任编辑 高 苏
责任印制 刘 洋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
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
版 次 2013年2月北京第1版
201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开 本 670×970 1/16开
印 张 18.75
字 数 269千字
定 价 32.00元

华夏出版社 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
网址:www.hxph.com.cn 电话:(010)64663331(转)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序 言

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,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任皇帝,也就是亡国之君。但和历史上所有亡国之君不同,他得到了后人的一致同情。普遍感到,以他的作为,明朝在他的治理下应中兴。他十七岁即位,在位也仅仅十七年。在这短短的十七年里,他殚精竭虑,勤勉为政,甚至每日工作八个时辰。国家财政捉襟见肘,他带头节俭,袜子裤子破了,都让皇后给缝补。他一改历代帝王的陋习,不好女色,嫔妃极少,也未搞过广征美女的选秀。他一门心思想的是国家中兴,为自己修建陵墓之事从未提上过日程。致使在他自缢身亡后,不得不葬入田贵妃的墓园。就是这样一位皇帝,竟在他手上亡国了。究其原因,史学家、文学家及诸多专家,却是众说纷纭。

本书是一部历史小说,但也希望尽可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,让读者能够自己判断一下明朝及崇祯亡国的原因。看一看朱由检做了那样多的努力,为什么却不能取得成功?难道真有“气数”一说?假如李自成没有被裁撤,还在做他的驿卒;假如李自成在南原未能突围;假如崇祯决意南迁,中国历史上或许诞生又一个三国(明、清、顺)演义;假如……没有太多的假如,历史不能重演。唯物的还是唯心的,抑或二者兼而有之,请读者细细品味此书,给出自己的答案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熹宗驾崩	信王承诏	1
第 二 章	阉党密谋	崇祯登基	15
第 三 章	真真假假	斗智斗勇	29
第 四 章	两军对决	新皇全胜	43
第 五 章	督师赴任	宁远兵变	57
第 六 章	宁远平乱	平台召对	71
第 七 章	皮岛用计	后金寇京	85
第 八 章	计用反间	身受极刑	99
第 九 章	光复四城	身陷党争	113
第 十 章	总兵诈降	督师辞职	127
第 十 一 章	后妃争风	登莱平叛	141
第 十 二 章	御园和好	韩城离间	155
第 十 三 章	曹军发威	二王丧生	169
第 十 四 章	溃败陕甘	啸聚山西	183
第 十 五 章	义军诈降	崇祯责将	197
第 十 六 章	高杰戏嫂	崇祯罪己	211
第 十 七 章	卖身求荣	谷口血战	225
第 十 八 章	闯王问斩	首辅罢官	239
第 十 九 章	谷城伪降	潼关突围	253
第 二 十 章	襄王授首	总督被俘	267
第 二 十 一 章	国丈献美	崇祯自缢	281



熹宗驾崩 信王承诏



公元1627(明天启七)年八月二十二日,和每天没什么两样。但对于明熹宗朱由校来说,就显得颇不寻常了。从一大早起,他就一切食物难以下咽了。吃什么吐什么,为此御膳房费尽了周折,也做不出可以让皇帝吃下肚的饮食。看着皇上极度痛苦的样子,司礼监太监总管魏忠贤,躬身软语地启奏:“禀万岁,兵部尚书崔呈秀有一仙方,是为‘灵露饮’,有却病延年之奇效,且润喉清肺,味道甘美,实为上品。”

熹宗皇帝太想延续生命了:“快,呈上来。”他看一眼侍立在侧的秉笔太监王体乾:“宣,崔呈秀。”

“万岁有旨,崔呈秀进见哪。”王体乾发出了太监特有的公鸭嗓音。

“臣遵旨。”崔呈秀应声走上,他怀抱一个银瓶,在熹宗病榻前跪倒,“万岁,这是微臣精心熬制一夜所得,愿万岁饮后龙体康复。”

熹宗急不可耐地伸手:“快些给朕。”

王体乾递上银瓶,熹宗捧起来,竟然咕嘟嘟一口气灌下,喝了个底朝天。然后把银瓶有些不舍地交与崔呈秀:“崔卿,此品诚为仙露,朕饮下后顿觉神清气爽,可还有此露?”

“万岁,臣有方子,回去后即再为皇上熬制,明晨即可进呈。”崔呈秀在表忠心,“万岁宽怀,灵露饮定让圣上却病延年。”

真是奇了,熹宗饮后真还没吐。而且极为清醒地说:“你们告退吧,朕要闭目养神歇息片刻。”

魏忠贤与崔呈秀二人步出寝宫,魏忠贤头也不回地吩咐一句:“跟我走,有话要问你。”

二人到了魏忠贤的住处,崔呈秀深施一礼:“干爹,呼唤孩儿有何事体?”

“你那灵露饮内可曾做了手脚?”

“不曾。”崔呈秀还解释道,“没有干爹的旨意,孩儿我怎敢擅自做主。”

“那你的灵露饮究竟是何东西?”

“实不相瞒,它不过是小米汤而已。”

魏忠贤笑了:“你倒是鬼精鬼灵的,用小米米汤来糊弄当今万岁。”



“孩儿想，病重之人，这个准能喝得下去，而且喝不好也喝不坏，落得个忠臣之名何乐不为。”

“呈秀，为父问你，”魏忠贤一脸庄重，“老夫再加上一百岁如何？”

崔呈秀一时间没有回答：“孩儿没明白干爹此话的用意。”

“怎么，平时你们口口声声说，老夫是九千九百岁，再加一百岁，不就是万岁了吗。”魏忠贤目光如炬，死死盯着崔呈秀。

崔呈秀一时没敢表态，因为这可不是小事：“干爹，且容孩儿思忖思忖。”

“怎么，你是兵部尚书，兵权在握，反倒胆怯了？”

“非也，干爹有所不知。”崔呈秀没法直言，只能含糊其词，“满朝文武，天下百姓，怕是有人不服啊。”

“谁不服你就干掉谁。”

“杀人倒是容易，杀十个百个也还都容易，只是若要杀千人万人就要难了。”崔呈秀提醒，“干爹，众怒难犯哪。”

魏忠贤现出不悦之色：“看样子，你们皆是贪生怕死之徒。”

“其实孩儿觉得当今万岁，完全听任客妈妈和您的摆布，他在倒是挺好的，眼看他又有了转机，说不定就能好了。”

“好个屁！”魏忠贤看得比他深一层，“皇上他是回光返照，肯定是没几天挺头了。我们若不预有打算，难道等着一起完蛋？”

崔呈秀也不知如何是好，他明白只有一个人的话，魏忠贤还能听得进去：“干爹不妨与客妈妈商议一下，还是她的见识多。”

魏忠贤一想也是，如果没有熹宗乳娘客氏的照应，他绝对没有今日的权势与地位：“说得有理。”

客氏的宫殿比张皇后的住处还要奢华，因为熹宗把这个奶妈是当做皇太后来对待的。客氏歪在锦榻之上，一边用象牙签剔着牙，一边欣赏着八个美人的歌舞。猩红的地毯上，八名美人扭动着腰肢赤着双脚，气喘吁吁地唱起了宫中小调：

引风吹箫，
仙人妖娆。
玉臂摆动，
香臀轻摇。

珠胎暗结，
腹中宝宝。
天子有后，
佑我明朝。

魏忠贤进得殿来，看见歌舞的美女，禁不住哑然失笑：“客妈妈，你这是玩的哪门子邪劲呀，让八个大肚子丫头，蹦蹦跳跳地又扭又唱，看她们气都上不来了，闹不好别再把孩子掉下来。”

“我要的就是她们把怀的孩子掉下来。”客氏脸上是她一贯的甜美的微笑。

“这，我就不明白了。”魏忠贤何等精明之人，此刻也感到茫然。

“你不明白之处多了。”客氏话题一转，“大总管光临，是什么风吹来的？”

“客妈妈，”这是所有人对这个奶妈的尊称，“咱家来找你拿个主意。”

“是为皇上病重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有野心，要当九五之尊。”

“妈妈知我心也。”

“摸摸你的裤裆。”

魏忠贤下意识地摸了一把，立刻面红耳赤：“妈妈，你在取笑咱家。”

“遍观历朝历代，可有太监登基为帝的？”

“没有，”魏忠贤给自己找台阶下，“咱家自己也觉把握不定，这才找妈妈你来拿主意。”

“这话也就我说，没有第二个敢同你说。”客氏叹口气，“有时明明看着是块肉，就是没法往嘴里吃。”

“眼下朝中大权都在你我手中，皇上也没几天了。既然我当不成，妈妈何不就做女皇？”

“适才我已说过，明明是嘴边的肥肉，就是不能吃下肚。”客氏很看得开，“我不是皇后，自然也就成不了武则天。”

“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这大好的形势，任它白白溜走。”魏忠贤说时不由切齿，“咱家实实是不甘心。”





“怎么会呢。”客氏早已胸有成竹，她用手一指那八名美女，“我这不是早就准备好了。”

“她们？”

“她们近日都将临产，无论是哪一个，总有一人会诞育男婴。那么这个男婴就是当今皇上的后代，皇上一死，就是他继位。”

“那，孩子的母亲？”

“那就是难产后大出血而亡。”

“孩子何人抚养？”魏忠贤疑惑地看着客氏，“莫非你还能当这孩子的乳娘？”

“我自然要退避三舍。”客氏说出她谋划已久的计策，“把孩子交与张皇后，这样名正言顺，百官与天下都会臣服。”

“那，只怕长久下去，张皇后就真的成了有实权的皇太后，你我和追随者都没有好日子过。”

客氏又露出好看的笑容：“还会让她们长久下去？过个一月两月，让皇后失足落入御花园太液池中，不就万事大吉了？”

魏忠贤脸上这才绽开笑的花朵：“如此一来，这个娃娃皇帝等于在我们的手心里攥着。”

“大明江山不还是在我二人手心里攥着？”客氏在甜笑之后，又给魏忠贤抛去了一个媚眼。

但是魏忠贤脸上还是愁云笼罩：“此计好是好，只是那张皇后未必听你摆弄，她不听你又奈何？”

客氏一副胜算在握的神态：“我划的道儿她要是不走，那就休想活命，谅她还不和我拧着干。”

“她若是口是心非呢？”

“弄死她，还不像捻死一只蚂蚁。”客氏显得相当淡定，“要是配合，她就多活几天，不配合，她就早死几天。”

“妈妈的面子大，谅她不敢不从。”魏忠贤心口不一，他对张皇后的配合不抱希望。

张皇后手中捧着一炷天竺国的贡香，面对着鎏金的观音菩萨像，口中默默祷告：“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保佑皇上龙体康复，弟子一定到南海进香，给菩萨再塑金身。”



宫女前来禀报：“娘娘，客妈妈专程拜望。”

张皇后不敢怠慢：“先去奉茶，容我即刻更衣相见。”

少时，张皇后款步来到正殿。客氏起身相迎：“老身参见皇后娘娘。”

张皇后急趋几步，上前搀住：“这如何使得，妈妈免礼。”

“皇后母仪天下，且乃后宫之主，国礼岂可偏废。”客氏再次施礼。

张皇后勉强受了半礼，二人重新落座。寒暄过后，皇后动问：“客妈妈专程劳顿凤驾，屈尊光临，一定有所见教。”

“见教不敢，老身是为娘娘日后的地位挂心。”

张皇后慢闪秋波，脸上的表情如常：“还请妈妈直言相告。”

“皇上是我奶大，年纪轻轻，想不到就得了重病，看光景龙驭殡天只是迟早的事。”客氏说着眼圈还红了，用绢帕擦拭一下眼角，“娘娘青春年少，偏偏没有子嗣。这帝位若是旁落，娘娘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”

“那又如之奈何？”张皇后苦笑一下，“现生太子也来不及了，皇上百年之后的事，只有听天由命了。”

“不然，还有补救之策。”

张皇后感到茫然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就在这近日，我为娘娘选一健壮的男婴，就说乃皇上幸过的某选侍所生，其生母产后风而亡，就交由娘娘抚养。如此皇上百年之后，便有娘娘养子即位，娘娘即贵为皇太后。仍为后宫之首，天下谁人不尊。”

“此事做得？”

“有何做不得，”客氏又深入下去说，“而今朝野上下，魏公公门生甚多，可说是一呼百应，谁敢对此事说三道四，还不是自己送死。”

张皇后听后不觉全身一悸，立刻意识到失态，赶紧掩饰：“那是，有魏公公忠心不二，本宫自是放心。”

客氏适才已发觉了张皇后的异样：“老身这纯粹是为娘娘着想，皇后成了皇太后，我不也沾光吗。”

“妈妈所言极是，本宫有您和魏公公罩着，还不是安享太后之



福。”张皇后满脸笑开花，“妈妈的安排，本官求之不得。”

“这就好，这就好。”客氏心说，此事你应也得应，不愿意也得应，在这大明后宫，凡事就由不得你这个皇后了。

说话间，太监来报：“皇上有旨，命娘娘即刻前去见驾。”

张皇后起身：“客妈妈，那就得罪了，本官要去面圣，就不能多陪妈妈了。”客氏也站起来：“娘娘请便，老身话已说完也该走了。”

张皇后急匆匆来到熹宗的病榻前，见皇上形容枯槁忍不住落下泪来：“万岁龙体可是见好？”

熹宗握住皇后的手，心酸得声音哽咽：“你我夫妻一场，本想白头偕老，谁料老天不容，让朕早早抛你而去。你这年纪轻轻，让你孤身一人苦度时光，朕实对不住了。”

“万岁怎可说此不祥之语，皇上青春正富，便有病经过调治，也会很快康复，大明江山还要圣上执掌呢！”

“皇后，朕的身体自己心中有数，已是去日无多。趁此时明白，想同皇后说说这帝位之事。”熹宗长叹一声，“奈何上天不给朕子嗣，没有太子，朕撒手之后当传位于谁啊……”

张皇后扭头看一眼侍立在旁的秉笔太监王体乾，欲言又止：“皇上，妾妃尚未想好。”

熹宗明白了皇后的用意，对王体乾挥了挥手：“你且退下。”

待王体乾走开，张皇后低声说：“万岁百年之后，妾妃只恐难以活命。”

“朕便归天离去，谁还敢把你这个先皇的皇后怎样？”熹宗不以为然，“你太过虑了。”

“万岁，魏忠贤与客氏二人，决不会放过妾妃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客氏她已选好了一个婴儿，只得万岁百年后，便要以万岁遗腹之子的名义，扶其继位。他二人说要尊我为皇太后，要妾妃听政。”

熹宗听后反倒笑了：“这不是很好嘛，怎说是要加害于你。”

“万岁您想，他二人的用意无非是借助我先稳住局面，用不了多久，必将除掉我灭口。而这大明天下，就成为他二人的囊中之物。”



熹宗听后，不觉沉思，良久说道：“朕知道，魏忠贤权势过大，他与客氏基本上把持了朝纲。朕如离去，漫说是你，朝中无任何人能对他二人制约，这倒真是件棘手之事。”

“万岁，妾妃有个主意，不知当否？”

“但说无妨。”

“自古便有兄终弟及之说，万岁百年之后，可命信王继位。”张皇后说出她思虑已久的主张。

“信王为人忠厚，倒不失是个好的替代办法。”熹宗还有隐忧，“只是不知他对你这个皇嫂能否尽到礼数。”

“平素与信王少有接触，但每次相见他都是敦厚有礼。”张皇后态度明了，“信王即位，总要强于魏忠贤与客氏安排的傀儡，这大明江山还是在我们朱家人的手上啊。”

熹宗动心了：“却也有理。”

张皇后决心趁热打铁：“万岁现下精神健旺，何不宜信王进宫，把大事交待给他，以免夜长梦多。”

“这样急切？”

“万岁，事不宜迟。魏忠贤、客氏耳目众多，风声一旦走漏，说不定就生出祸端，妾妃和信王性命难保。”

对于魏忠贤、客氏二人，熹宗一向过分依靠，他岂能不知二人的能量。而今面临皇位是否旁落的大事，他不能不站在朱家的立场上：“王体乾。”

应声走进的王体乾躬身站在熹宗面前：“万岁爷，奴才在。”

“速去信王府，宣信王即刻进见，朕要同他叙叙兄弟情谊。”“奴才遵旨。”王体乾快步离开。

魏忠贤在宫门处，迎面挡住王体乾的去路：“站住。”

王体乾哪敢再前进一步：“拜见厂公。”

“哪里去？”

“万岁命在下去信王府传旨。”王体乾明白魏忠贤还要细问，便主动将情况从头详述一番。

“就这些？”

“一丝不差。”王体乾说出心里话，“谁敢和厂公打马虎眼。”

“好了，你去吧。”魏忠贤心里犯着天大的疑惑，把王体乾放



走了。

信王府在京城并不很宏伟，它像其主人一样不事张扬。规模建制较小，丝毫也说不上富丽堂皇，这也和他的主人崇尚节俭有关。按说像信王这个层级，都应有内外两个书房，可信王没有内书房。他商议一些机密事件，全系在王府的内室。而今皇上病重，事关国家的安危，信王与周王妃自然也是忧心忡忡。信王派心腹太监总管徐应元去进宫打探消息，走了有半个时辰，也该转回报信了。信王倒背双手，在屋里往来踱步，显得分外焦急。

相对而言，周王妃要比他沉稳：“王爷少安勿躁，徐公公办事向来稳妥，想必也该回来了。”

说话间，徐应元气喘吁吁地进来了：“王爷、王妃，一定等急了。”

“快说说，皇上龙体如何？”信王迫不及待地发问。

“皇上怕是过不了今天了。”

周妃发出疑问：“消息从何而来？”

“奴才先找了魏忠贤，觉得不甚明了。为把握起见，又找了给皇上看病的孙太医，综合他们的口信，皇上大限已到。”

“魏忠贤不会骗你吧，他故意放烟幕呢？”信王将信将疑，“他再与孙太医串通一气。”

“奴才以为不会。”徐应元很自信，“魏忠贤一向主动与奴才交好，孙太医更是明白人。”

周妃自有她的见解：“此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看起来皇上殡天之事已迫在眉睫，应该有所准备。”

“皇上没有子嗣，又只有王爷这一个弟弟，奴才以为，王爷要做好继位的打算。”徐应元提醒。

“此话不可轻言妄语，谁知皇上是怎么想的。”信王内心中其实对继位是渴望的，“再说还有个把持朝纲的魏忠贤，他会甘心让皇位旁落吗？”

“岂止是魏忠贤，还有那个奶妈客氏，更不是省油的灯。”周妃心中也是没底，“即位与否倒在其次，值此敏感时期，王爷身不由己已被卷入这旋涡里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”

王府的大太监曹化淳匆匆来到：“禀王爷王妃，宫里的秉笔太



监王体乾公公来传圣旨，已进府门。”

信王怔了一下，吩咐徐应元和曹化淳：“你二人头前先行引路，本王这就去客厅接旨。”

信王进入客厅，王体乾笑盈盈一揖：“见过信王千岁。”

“公公免礼。”

王体乾此时居中站定：“万岁口谕，信王接旨。”

信王当厅跪倒：“臣朱由检接旨。”

“着信王即刻进宫，钦此。”

“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“王爷请起，”王体乾也明白信王有即位的可能，因此显得异常客气，“万岁传旨甚急，请王爷随奴才即刻进宫。”

信王迟疑一下：“公公，万岁他龙体可好？”

“眼下传旨时，精力旺盛，谈吐自如，应无大碍。”王体乾想了想还是讲了些实话，“此前万岁爷也曾数度昏迷，但此刻尚好。”

“龙体康健就好。”信王委婉地说，“公公可先行一步复旨，进宫见驾，容本王更衣随后即到。”

“也好，万岁催之甚急，王爷切不可有误。”王体乾先行离去。

周妃急步走进，不等坐下就说：“王爷，看来皇上是要安排后事了。”

徐应元插嘴道：“十有八九是要传位给王爷。”

曹化淳也这样期待：“这大明天下，舍王爷其谁也。”

“不得胡言。”信王斥责他二人。

周妃想的却是安全问题：“此时进宫诸多凶险，说不定会有性命之忧。”

“如此说，本王托故不去？”

“王爷不去，难道就把江山甩手交与魏忠贤之流？”周妃态度明确，“打仗亲兄弟，而今皇上病危，还等着你出力呢，岂可坐视。”

“本王何惧阉党，进宫便了。”信王匆匆换了衣服，抬腿便走。

周妃叮嘱徐应元、曹化淳二人：“眼下乃非常时期，你二人要万分留意，确保王爷的安全。”

“王妃放心，那魏忠贤与奴才还有私交，奴才会与他周旋。”徐应元此时更要显示忠心，“便奴才碎尸万段，也不会让王爷少一根



汗毛。”

周妃目睹三人离开，猛地想起一件事来，冷不丁地叫了一声：“回来！”

信王一惊：“何事？”

周妃从柜箱里取出一小包芝麻饼，交给了徐应元：“徐公公，皇上病危，此一去或许一时半晌不得回来，赶上饭时，王爷饿时，万万不可吃宫里的东西，免得有人投毒。”

“奴才明白。”

“曹公公。”周妃又拿起桌上的小茶壶，这是一个人对嘴饮水的那种，递给曹化淳，“你把它纳入袖中，王爷口渴时，给他润润喉咙。”

“奴才明白，宫里的水一口都不能喝。”

“明白就好。”周妃又深情地望了信王一眼，“你们去吧，记住，宫里的情况如何，想着给我报个平安。”

信王虽说只有十七岁，但他处处显得沉稳干练：“王妃但放宽心，本王自会随机应变。”

骄阳像是把一团团火焰撒向大地，天气热得人难以睁眼。一股股热风闷嘟嘟地涌进乾清宫。立在殿内的大冰块，眼看着化得往下淌水，对殿内的高温一点都不起作用。明熹宗朱由校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眼见得是出的气多进的气少。张皇后守在榻边，心里别提有多急了：“万岁，你可要挺住，信王还没到呢，大事尚未安排，无论如何皇上也要挺住。”

“我，我，一时半会还死不了。”熹宗已是在竭尽余力。

信王步履匆匆走进殿内，抢前一步跪倒：“臣弟叩见万岁，万岁万万岁。”

“上，前来。”熹宗以手相招。

信王膝行至榻边：“皇上龙体可好？”

“朕已不久于人世，我走之后，这大明天下就交与你了。”熹宗用力握了握信王的手，以此传递信任。

“臣弟死罪，万万不敢。”

“信王，朕无子嗣，此位非你莫属。”熹宗喘息一阵，“愿你为尧舜之君，保大明千秋万代。”



“臣弟万万不敢。”

“信王就不要推辞了，朕已别无选择，你也必须担起这副千斤重担。”熹宗勉强支撑着。

“臣弟何德何能，万死不敢领受。”

“你，你。”熹宗急得已是说不出话了。

张皇后急了：“信王千岁，难道你就甘心把这锦绣江山拱手让与他人？皇上已再三交待，你还不赶快谢恩！”

“信王，你不要犹豫了。”熹宗扭头对待立一旁的王体乾吩咐，“带朕书拟传位遗诏。”

“奴才遵旨。”

“朕归天之后，着将皇位传与信王殿下，钦此。”熹宗拼尽最后的力气。

“禀万岁，遗诏写好。”

“用，玺。”

王体乾盖上玉玺，再看熹宗，已是昏迷过去。几与死人一般，只是还有轻微的呼吸。他的声音已有了哭腔：“皇上，皇上啊！”

张皇后遇变不惊：“快，传御医。”

王体乾慌慌张张跑出，信王见状也就及时回避。徐应元、曹化淳二人一直盯着乾清宫的宫门，瞄见信王出现，立刻迎上前去。简要交流了情况后，徐应元果断地说：“王爷不能远离，皇上说不定随时都会崩逝，我们就在这回廊中等候，一旦有变，也好及时应变。”

“好，本王哪儿也不去。”信王也是这样认定的。

他们密切注视着乾清宫的所有情况，只见御医和太监们，不时地跑进跑出，大约半个时辰后，乾清宫里传出了震天动地的哀哭声。随之，满面悲戚的王体乾向信王走来：“千岁，皇后娘娘请王爷过去，拜辞圣颜，并主持料理后事。”

信王此刻还能说什么，快步进入乾清宫，在熹宗的遗体前恭致大礼，三拜九叩之后，禁不住大放悲声：“万岁呀，你怎就这么狠心，抛下你的臣子和万里江山而去呢！”

相对而言，张皇后还是比较清醒的：“王爷千岁，现下不是悲伤之时，需要尽快即位登基稳定局势。”

“娘娘千岁，本王明白。”信王点她一句，“现在难在不知阉党一